

中道——中論與中觀；如幻——即空即假之緣起

((印順導師《空之探究》p.255 ~ p. 265)

【《般若經講記》補充講義：中道緣起 1-5】

釋貫藏 敬編 2012/1/3

目次¹

七 中道——中論與中觀	1
(一) 中道：行的中道、理的中道	3
1. 行的中道：八聖道	4
2. 理的中道：緣起法	4
(1) 依「中道的緣起」表解「眾因緣生法，我說即是空，亦為是假名，亦是中道義」	4
(2) 說緣起即空、亦假、亦中，而只是二諦說	5
(二) 中道不只是中論，而更是中觀（觀行要能善巧適中而不取著）	6
八 如幻——即空即假之緣起	7
(一) 幻、化等譬喻，是表示一切法是空無自性	7
(二) 一切法如幻化等，不但是譬喻空的，也譬喻世俗有	8
(三) 一切法性空，一切法如幻，是般若法門的究竟說	8
(四) 總結：依二諦說法，說此說彼；其實，即有為為無為，即生死為涅槃，即緣起為空性（無自性的如幻緣起，即是空性，即是假名）	9

——本文²——

七 中道——中論與中觀

『中論』「觀四諦品」，在緣起即空，亦是假名以下，接著說：亦是中道。上文曾經說到：

(⁻) 中道的緣起，是『阿含經』說；

(⁻) 『般若經』的特色，是但有假名（無實），本性空與自性空。自性空，⁽¹⁾約勝義空性說；⁽²⁾到「中本般若」末後階段，才以「從緣和合生無自性」，解說自性空。³

¹ 案：凡「加框」者，皆為編者所加。

² 案：1、凡「首行未空二格的段落」，在印順導師的原文中，皆屬「同一段落」。
2、印順導師原文，若為編者所略部分，以「…〔中略〕(或〔下略〕)…」表示。
3、文中「上標編號（如：⁽¹⁾）」，為編者所加。
4、梵巴字未引出。

³ 印順導師《空之探究》p.184 ~ p.186：

『般若經』中處處說本性空，也處處說自性空，意義也大致相同。自性空，⁽¹⁾本是勝義自性空，如說：「自性空故，自性離故，自性無生故」(29.022)。這是以空、離來表示自性；自性空並非沒有自性。

^(三)自性空有了無自性故空的意義，於是龍樹起來，一以貫之，而說出：「眾因緣生法，我說即是空，亦為是假名，亦是中道義」——大乘佛法中最著名的一偈。

4

⁽²⁾由於「假名無實」，「虛妄無實」，與空的空虛義相關聯，而自性空有了無世俗自性的意義，…〔中略〕…

…〔中略〕…但在「般若經」中，這還是十八空的一空，把握這一原則而徹底發揮的，那是龍樹的緣起（無自性故）即空了。

⁴ (1) 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p.35~p.36：

立足於《般若》性空的南方（曾來北方修學）學者龍樹，深入《阿含經》與古典「阿毘曇」，作《中論》等，發揮中道的緣起性空說。肯定的說法空是《阿含經》本義，即緣起法的深義。在三乘共空的立場，貫通了大乘與小乘，說有與說空。

(2) 印順導師《中觀今論》p.a3~p.a5：

中觀學值得稱述的精義，莫過於「大小共貫」、「真俗無礙」。

龍樹論以為：有情的生死，以無明為根源，自性見為戲論的根本。解脫生死的三乘聖者，體悟同一的法性空寂，同觀無我無我所而得悟。三法印即是一實相印，三解脫門同緣實相。這樣的三乘共空，對於從來的大小相諍，可得一合理的論斷。

聲聞三藏與摩訶衍——大乘，一向被諍論著。^(一)一分聲聞學者，以阿含等三藏為佛說，斥大乘為非佛說；現在流行於錫蘭、暹羅、緬甸的佛教，還是如此。^(二)一分大乘學者，自以為不共二乘，斥聲聞為小乘，指阿含為小乘經，以為大乘別有法源。⁽¹⁾唯識學者，在「愛非愛緣起」外，別立大乘不共的「自性緣起」；以為菩薩所證法性空，是聲聞所不能證的。⁽²⁾中國的臺、賢、禪、淨，在大乘法中，還自以為勝他一層，何況乎小乘！這樣，對大小的同源異流，由於宗派的偏見，再也不能正確的把握！

^(三)今依龍樹論說：⁽¹⁾三藏確是多說無我的，但無我與空，並非性質有什麼不同。⁽²⁾大乘從空門入，多說不生不滅，但生滅與不生滅，其實是一。「緣起性空」的佛法真義，啟示了佛教思想發展的實相。

釋尊本是多說無常無我的，但依於緣起的無常無我，即體見緣起空寂的。這所以緣起甚深，而緣起的寂滅性更甚深，這所以緣起被稱為「空相應緣起」，被讚為「法性法住法界」。⁽¹⁾一分學者重視事相，偏執生滅無常與無我；⁽²⁾一分學者特別重視理性，發揮不生不滅的性空，這才互不相諒而尖銳的對立起來。他們同源而異流，應該是共同的教源，有此不即不離的相對性，由於偏重發展而弄到對立。

本來，初期的大乘經，⁽¹⁾如《十地經》以悟無生法忍為同於二乘的；⁽²⁾《般若經》以無生法忍能攝二乘智斷的，以先尼的因信得解來證明大乘的現觀；⁽³⁾《金剛經》以「若以色見我」頌明佛身等，都確認三乘聖者成立於同一的理證——法性空寂，那裏如執小執大者所說？

所以⁽¹⁾《中論》的抉擇《阿含經》義；⁽²⁾《智論》的引佛為長爪梵志說法，《眾義經》偈等來明第一義諦，不是呵斥聲聞，不是偏讚大乘，是引導學者復歸於釋尊本義的運動。

唯有從這樣的思想中，能看出大小乘的分化由來，能指斥那些畸形發展而遺失釋尊本義的亂說！中觀學能抉擇釋尊教義的真相，能有助於佛教思想發展史的理解，這是怎樣的值得我們尊重！

(3) 印順導師《中觀論頌講記》p.27~p.30：

二 大小並暢

佛世所教化的是聲聞弟子，而佛自己卻是修菩薩行而成佛的。有佛與聲聞兩類，這是大小乘各派所共認的。

⁽¹⁾本論的思想，佛與聲聞所解脫的生死是同一的，繫縛生死的根本也是同一的。流轉生死是什麼？無明緣行，行緣識等的十二緣起。現在說緣起性空，就是突破緣起的鈎鎖而獲得解脫。這不但聲聞如此，佛也還是從這緣起中解脫過來。所以說：生死與解脫，三乘是共的；生死根本，三乘也是共的，誰不擊破生死根本的自性見，誰就不能得到解脫。⁽²⁾破自性見，需要般若空，所以《般若經》說：「欲得聲聞乘者，應學般若波羅密；欲得緣

(一) 中道：行的中道、理的中道

中道，是佛法也是佛弟子遵循的唯一原則。一切行為，一切知見，⁵最正確

覺乘者，應學般若波羅密；欲得菩薩乘者，應學般若波羅密」。這可見不特生死根本與所解脫的生死是共的，就是所修的觀慧，也同是般若實相慧。

這三乘共的思想，與根本佛教的思想契合；如說「三乘共坐解脫床」即是一例。不過其中也有小小的差別，就是聲聞法多明人空，大乘法多明法空。雖然所明的二空有偏重不同，但性空義畢竟是一。龍樹曾舉一個譬喻說：稻草所燒的火，與樹木所燒的火，從他的所燒說，雖是兩個，而火的熱性卻是一樣，不能說他有何差別。所以解脫生死，必須通達空性。

上面說過，自性見在一一法上轉，而認為有獨存的自我，這是法我見；若在一一有情上轉，而認為有獨存的自我，這是人我見。我見雖然有二，實際只是自性作怪。我們若欲通達我空法空，唯一的是從擊破自性見一門深入，所以說三乘同一解脫門。本論的〈觀法品〉，明白的指示，得無我我所智慧，洞達性空，即得解脫。大小乘的學者，都以性空為解脫門，不同其他的大乘學派說。

在通達性空慧上，大小平等，他們的差別，究竟在什麼地方呢？這就在悲願的不同：小乘聖者，沒有大悲大願，不發菩提心去利益有情，菩薩卻發廣大心，修廣大行，普願救濟一切有情。在這點上，表示了大小乘顯著的差別，一是專求己利行的，一是實踐普賢行的。

至於在見實相的空慧方面，只有量的差別，「聲聞如毛孔空，菩薩如太虛空」；而質的方面，可說毫無差別。

^{〔一〕}本論重在抉擇諸法真理，少說行果，所以本論是三乘共同的。^{〔二〕}不過^{〔1〕}側重聲聞的《阿含經》，不大多說空，多說緣起的無常、無我、涅槃。^{〔2〕}本論依《般若經》等，側重法空；也就是以《阿含經》的真義，評判一般有所得聲聞學者的見解。使緣起性空的為三乘共同所由的真義，為一般聲聞所接受，也就引導他們進入菩薩道了。這點，我們不能不知。

^{〔一〕}聲聞學者初發心時，以無常為入道的方便門，見世間的無常生滅，痛苦逼迫，急切的厭離生死，欣求涅槃；所以放下一切，少事少業，集中全力去修習正行。^{〔二〕}菩薩就不能如此，假使厭離心太深，容易落在二乘中。^{〔1〕}因此，悲心迫切的菩薩，從性空的見地，觀察世間的一切，雖明晰的知道世間是無常的、苦的，但也能了知他如幻。這才能不為五欲所轉，於如幻中利益眾生，不急求出三界去證入涅槃。^{〔2〕}阿含重心在聲聞法，般若重心在菩薩道。本論是三乘共法，特明空義，也就隱然以大乘為中心的。

見理斷惑，二乘是共的。要說不同，只是一是圓滿了的，一是沒有圓滿的；一是可以二諦並觀，一是不能二諦並觀；一是煩惱習氣都盡，一是習氣尚未清除。

⁵ (1) 印順導師《中觀今論》p.9~p.10：

不一不異，不常不斷，與不有不無一樣，都是依於緣起而開顯的不落二邊的中道。正見緣起的中道，為釋迦本教的宗要。不苦不樂是行的中道；不有不無等是理的中道，這僅是相對的區分而已。

實則^{〔1〕}行的中道裏，以正見為先導，即包含有悟理的正見中道；唯有如此，才能不落苦樂兩邊的情本論。^{〔2〕}同時，悟理即是正行的項目，正見緣起，貫徹自利利他的一切正行，兩者是相依相待而不可缺的。依於正見緣起，能離斷常、有無等二邊的戲論，發為人生的實踐，自然是不落苦樂二邊的中道。

(2) 印順導師《性空學探源》p.22~p.23：

中道立場的說法，不落凡夫二邊的惡見，而能即俗明真，是恰到好處的說法。這所說的就是「此有故彼有」的緣起法。中道，本形容中正不偏。

阿含經中，就行為實踐上說的，是離苦樂二邊的不苦不樂的中道行（八正道）。

在事理上說的，即緣起法。緣起法是佛教的中道法，為什麼呢？因為緣起法可以離諸邊邪執見。如《雜阿含》三〇〇經與九六一經，說緣起以離常斷二邊見；九二六經與二六二經，說緣起以離有無二邊見；二九七經說緣起以離一異二邊見。這斷常、有無、一異等

而又最恰當的，就是中道，中是不落於二邊——偏邪、極端的。⁶

1. 行的中道：八聖道

^(一)以行來說：『拘樓瘦無諍經』說：耽著庸俗的欲樂是一邊，無義利的自苦行是一邊，「離此二邊，則有中道」，中道是八聖道(38.001)。這一教授，是多種「經」、「律」所說到的。

如佛教化二十億耳說：如「彈琴調弦，不急不緩，適得其中，為有和音可愛樂」。所以「極大精進，令心調[掉舉]亂；不極精進，令心懈怠。是故汝當分別此時，觀察此相」(38.002)。

修行也要適得其中，是要觀察自己身心，善巧調整的。如煉金那樣，不能「一向鼓爇」，「一向水灑」，「一向俱捨」，而要或止、或舉、或捨，隨時適當處理的，這才能「心則正定，盡諸有漏」(38.003)。因此，修行成就無相心三昧的，「是不踊不沒」，心住平等的(38.004)。

2. 理的中道：緣起法

(1) 依中道的緣起表解「眾因緣生法，我說即是空，亦為是假名，亦是中道義」

這一原則，應用於知見的，就是「處中說法」的緣起，緣起法不落二邊——一與異，斷與常，有與無的。正確而恰當的中道，不是折中，不是模稜兩可，更不是兩極端的調和，而是出離種種執見，息滅一切戲論的。從這一原則去觀察，『般若經』的但名無實，自性皆空，只是緣起中道說的充分闡明。

緣起法為什麼是中？⁽¹⁾緣起法是無自性的，所以但有假名（無實）；緣起法是無自性的，所以即是空。⁽²⁾空，所以無自性，是假名的緣起；假名的緣起，所以離

偏邪執見，均可由這緣起法來遠離它；反過來，可顯示緣起法的不斷不常、非有非無、不一不異。一面破諸外道的偏邪，一面顯示諸法的實相，所以緣起法是中道。

⁶ 印順導師《中觀今論》p.8~p.12：

中道，當然是不落二邊。但不落二邊——中道所含的意義，還應該解說。中的本義，可約為二種：一、中實：中即如實，在正見的體悟實踐中，一切法的本相如何，應該如何，即還他如何。這是徹底的，究竟的，所以僧叡說：「以中為名者，照其實也」（中論序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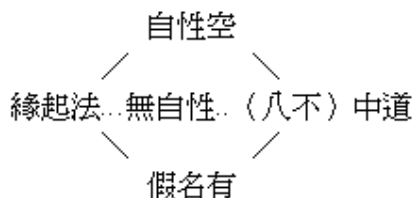
二、中正：中即圓正，不偏這邊，也不偏於那邊，恰得其中。如佛說中道，依緣起法而顯示。這緣起法，是事事物物內在的根本法則。在無量無邊極其複雜的現象中，把握這普遍而必然的法則，才能正確、恰當的開示人生的真理，及人生的正行。中即是正，所以肇公稱《中觀論》為《正觀論》，中道即是八正道。

此中實與中正，是相依相成的：中實，所以是中正的；中正，所以是中實的，這可總以「恰到好處」去形容他。

龍樹發揚緣起、空、中道的深義，以「中」為宗而造論。他嚴格地把握那修道中心的立場，對於中道的解說，也不出於中實與中正。中實，本以正觀緣起性而遠離戲論的寂滅為主。這中實的寂滅，從實踐的意義去說，即是不著於名相，不落於對待。…〔中略〕…關於中正的意義，龍樹也有很好的發揮。依佛陀所正覺的，為眾生所巧便言說的，在佛陀，都是圓滿而中正的。如緣起是中正的，空也是中正的，至於中道那更是中正了。…〔中略〕…龍樹的中道論，不外乎不著名相與對待（宗歸一實），綜貫性相及空有（教申二諦）。中觀大乘的特色，實即是根本教義完滿的開展。

見而空寂。^[3]以假名即空——性空唯名來說緣起的中道，中道是離二邊的，也就是『中論』所說的八不。⁷

^[4]依中道——八不的緣起（假名），能成立世俗諦中世出世間一切法；依中道——緣起的八不（空），能不落諸見，契如實義（勝義）。所以『中論』最著名的頌，可表解如下：



(2) 「緣起即空、亦假、亦中」，是「二諦」說

「中本般若」後分，一再的說到二諦，『中論』也是以二諦來說明佛法的，如卷四（大正三〇・三二下——三三上）說：

「諸佛依二諦，為眾生說法：一以世俗諦，二第一義諦」。

「若不依俗諦，不得第一義；不得第一義，則不得涅槃」。

佛為眾生說法，不能不安立二諦；如沒有相對的「二」，那就一切不可說了。如世間眾生所知那樣的，確實如此，名為世俗諦，諦是不顛倒的意思。第一義諦——勝義諦，是聖者所知的真實義。⁸

⁷ 印順導師《中觀今論》p.9：

還有，釋尊的開示緣起，緣起的所以是中道，即不能忽略緣起的空相應性，這在經中多有說到。如《雜含》（二九三經）說：「為彼比丘說賢聖出世空相應緣起隨順法」。

緣起是與空相應的，空的獨到大用，即洗盡一切戲論執見。緣起與空相應，所以能即緣起而正見不落兩邊的中道。

⁸ 印順導師《性空學探源》p.21～p.22：

「諦」，是正確不顛倒義，與實在不同，它是真實而不顛倒的，是從認識的符合對象而說的。

真實只應有一個，不會是多的，為什麼說「諦」有二種呢？這是後代學者所深切注意到的，小乘如《婆沙》、《正理》，大乘如《大般涅槃》、《仁王般若》等，都曾討論過這問題。在這裡，我們要承認：所謂確實性，所謂「是真是實是諦是如」，只要認識與對象的某種合一就是了。

在世俗立場說，只要人人認識以為如此不謬的，就可以安立其確實性——世俗諦了。

若是真實而非一般人所能認識的，那是聖者同證的特殊境界，是第一義諦。

世俗的真實，⁽¹⁾只要世俗立場以為真實就可以了，⁽²⁾不必是理想所欲證達的究竟真實——聖者的證境，因為那是依第一義的立場說的。

所以，二諦是從不同的認識而安立的兩種真實；雖不是彼此無關，但卻是各就所見而說。釋尊不像庸俗者的固執世俗，能引凡入聖，闡述這即俗而真、隨順第一義的世俗法，稱之為中道的立場，如《雜阿含》三〇〇經說：

離此二邊，處於中道而說法，所謂：此有故彼有，此起故彼起。

中道立場的說法，不落凡夫二邊的惡見，而能即俗明真，是恰到好處的說法。這所說的就是「此有故彼有」的緣起法。中道，本形容中正不偏。…〔下略〕…

眾生世間所知，雖然共知共見，確實如此，其實是迷惑顛倒，所以生死不已。求勝義的佛法，是要於世間一切法，離顛倒迷惑而通達實義，這是安立二諦的根本意趣。

然第一義諦，世間的名、相、虛妄分別，是不能表達的，所以說勝義諦如何如何，還是依世俗諦方便說的。如『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』說：「如是（空性）等相，是深般若波羅蜜相。佛為眾生，用世間法故說，非第一義」（38.005）。「若名字因緣和合無，則世俗語言眾事都滅；世諦無故，第一義諦亦無」（38.006）。

^{〔一〕}世俗諦是眾生迷謬所知的，雖是感亂，卻是重要的，我們凡夫正是處在這一情境中呀！所以要依止世俗諦，^{〔1〕}才能表示第一義諦；^{〔2〕}才能從勤破世俗迷妄中，^{〔3〕}去通達勝義諦。^{〔二〕}依『中論』的二諦來觀察龍樹最著名的一偈：眾生迷妄所知的世俗諦，^{〔1〕}佛說是緣起的；^{〔2〕}依緣起而離邊見。^{〔3〕}能正確的體見實義，這就是中道。

但一般人，部派佛教者，不能如實地理解緣起，到頭來總是陷入「依實立假」的窠臼，不能自拔。所以『般若經』說：一切法是假名，通達自性空寂，這就是二諦說。

『中論』依緣起立論：緣起法即空性，顯第一義；緣起即假名，明世俗諦。這樣的假有即性空，性空（也是依假名說）不礙假有，就是緣起離二邊的中道。說緣起即空、亦假、亦中（『迴諍論』說緣起、空、中道是同一內容），而只是二諦說。即空即假即中的三諦說，不是龍樹論意。⁹

〔二〕 中道不只是中論，而更是中觀（觀行要能善巧適中而不取著）

引人轉迷向覺，依世俗諦說法：緣起無自性故空，空故依緣起有——中道說，能善立一切法，遠離一切見，可說是非常善巧的教說！

^{〔一〕}不過^{〔1〕}世俗的名言是「二」，是沒有決定性的；名義內在的相對性，在適應眾生，隨時隨地而流行中，不免會引起異議，那也是世間常法。^{〔2〕}依第一義諦，空，無生等，只是一個符號，並不等於第一義。如空以離諸見為用，著空也就不中了，所以說：「空亦復空」，「空亦不可得」。

^{〔二〕}而且，在緣起即空的觀行中，正如上引經文所說，要隨時善巧的適得其中，『大

⁹ 印順導師《中觀論頌講記》p.466：

天台家，本前一頌，發揮他的三諦論。在中觀者看來，實是大有問題的。

第一、達明文：龍樹在前頌中明白的說：『諸佛依二諦，為眾生說法』，怎麼影取本頌，唱說三諦說？這不合本論的體系，是明白可見的。

第二、達頌義：這兩頌的意義是一貫的，怎麼斷章取義，取前一頌成立三諦說。不知後頌歸結到『無不是空者』，並沒有說：是故一切法無不是即空即假即中。^{〔1〕}如《心經》，也還是『是故空中無色』，而不是：是故即空即色。^{〔2〕}《華嚴經》也沒有至於究竟，終是無相即有相。這本是性空經論共義，不能附會穿鑿。

要發揮三諦圓融論，這是思想的自由。而且，在後期的真常唯心妙有的大乘中，也可以找到根據，何必要說是龍樹宗風呢？

『智度論』這樣(38.007)說：

1. 『般若波羅蜜，離二邊，說中道：雖空而不著空，故為說罪福；雖說罪福，不生常邪見亦於空無礙』。
2. 「菩薩住二諦中，為眾生說法。不但說空，不但說有；為愛著眾生故說空，為取相著空眾生故說有，有無中二處不染」。
3. 「有相是一邊，無相是一邊，離是二邊行中道，是諸法實相」。
4. 『般若波羅蜜者是一切諸法實相，……常是一邊，斷滅是一邊，離是二邊行中道。……此般若波羅蜜是一邊，此非般若波羅蜜是一邊，離是二邊行中道，是名般若波羅蜜』。

^[1] 1.2.是為眾生說中道。1.說者說有而不生常等見，說空而不著空。2.對治眾生的偏執，為著空者說有，為著有者說空。這樣，才是善說中道。

^[2] 3.4.是「中道行」。在般若行中，有相是一邊，無相——空也是一邊；是般若與非般若的分別，也都是一邊。般若行是以不取著為原則的，如心有取著，即使是善行、空行，也都是邊而非中。『般若經』稱之為「順道法愛生」(38.008)；譬喻為「如雜毒食」(38.009)。

佛所開示的解脫道，如空，無所有，無相，『阿含經』早已指出：觀無我我所——無所有，有的以慧得解脫，染著的不得解脫，就生在無所有處；觀一切無相的，有的以慧得解脫，如染著而不得解脫，就生在無想處——非想非非想處(38.010)。

^[3] 原理與方法，是有準則的，但還是世俗的，是否能善巧適中，那真如中國所說：「運用之妙，存乎一心」了。學者應注意佛法的實踐性，不只是「中論」而更是「中觀」才得！

八 如幻——即空即假之緣起

(一) 幻、化等譬喻，是表示一切法是空無自性

『中論』在論破異執後，每舉譬喻來說明，譬喻是佛法教化的一種方便。『摩訶般若經』中，說幻等十喻(39.001)。『中論』依『般若經』，說幻、化等譬喻，是為了表示一切法是空無自性的，如卷四（大正三〇·三一中）說：

「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，及法體六種，皆空如炎、夢，如乾闥婆城。如是六種中，何有淨、不淨？猶如幻化人，亦如鏡中像」。

色等六塵，可總攝眾生所知的一切法。在眾生心境中，這一切似乎確實如此，其實是虛誑顛倒，而並非真是那樣的。這是被譬喻為如陽燄，如夢等的意趣；這些譬喻，是譬喻一切法空的。

^[1] 在無始慣習的意識中，雖多少知道虛假不實，而總覺得「假必依實」，「依實立假」。對這些譬喻，也會這樣的解說，如幻化就分別為二，幻化者與幻化事。

以為幻化事，當然是虛假不實的，而能幻化的幻化者，不能說是沒有的。所以對幻化喻，就解說為幻化事——境相是空無有實的，能幻者——心識是不空的。

⁽¹⁾『般若經』與龍樹，卻不是這樣解說的，如『中論』卷三（大正三〇・二三中——下）說：

「如世尊神通，所作變化人；如是變化人，復變作化人。如初變化人，是名為作者；變化人所作，是則名為業。諸煩惱及業，作者及果報，皆如幻與夢，如炎亦如響」。

（二）一切法如幻化等，不但是譬喻空，也譬喻世俗有

從變化人再起變化人的譬喻，只是為了說明，能幻化者與所幻化事，一切都是幻化那樣。

幻化等譬喻，是譬喻眾緣所生法的；一切法是緣起的，所以一切如幻化——一切皆空。空⁽¹⁾是無自性的，⁽²⁾也是假名有的，所以一切法如幻化等，⁽¹⁾不但是譬喻空的，⁽²⁾也譬喻世俗有。『大智度論』卷六（大正二五・一〇一下、一〇五下）說：

「是十喻，為解空法故。……諸法相雖空，亦有分別可見、不可見。譬如幻化象、馬及種種諸物，雖知無實，然色可見、聲可聞，與六情相對，不相錯亂。諸法亦如是，雖空而可見、可聞，不相錯亂」。

「諸法雖空而有分別，有難解空，有易解空。今以（幻化等）易解空，喻（根、境、識等）難解空。……有人知十喻（是）誑惑耳目法，不知諸法空故，以此（十喻）喻諸法。若有人於十譬喻中，心著不解，種種難論，以此為有；是十譬喻不為其用，應更為說餘法門」。

幻化等譬喻，⁽¹⁾表示一切法是無自性空的，⁽²⁾然在世俗諦中，可見、可聞，是不會錯亂的。世俗法中，因果、善惡、邪正，是歷然不亂的，不壞世間法相。在世間所知中，知道有些是空無有實的，如幻化等；但有些卻不容易知道是空的，所以說易解空——十喻，比喻難解的虛偽不實。

譬喻，應該理解說譬喻者的意趣所在！所以對那些以為沒有幻事而有幻者，沒有夢境而有夢心；有的以為夢境也是有的，不過錯亂而已。不能理會說譬喻者的用心，專在語文上辨析問難，譬喻也就無用了！

（三）一切法性空，一切法如幻，是般若法門的究竟說

一切法如幻如化，也有不如幻如化的嗎？依經文，可以這麼說，不過是不了義的。『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』卷二六（大正八・四一六上）說：

「佛告須菩提：若有法生滅相者，皆是變化。……若法無生無滅，是非變化；……不誑相涅槃，是法非變化」。

「諸法平等，非聲聞作，非辟支佛作，非諸菩薩摩訶薩作，非諸佛作，有佛無佛，諸法性常空，性空即是涅槃。……若新發意菩薩，聞是一切法畢

竟性空，乃至涅槃亦皆如化，心則驚怖。為是新發意菩薩故，分別（說）生滅者如化，不生不滅者不如化」。

生滅法是如化的；不生不滅是不如化的，就是涅槃。大乘法也有這樣說的，那是為新學菩薩所說的不了義教。

如實的說，一切法平等性（法法如此的），自性常空，性空就是涅槃，涅槃當然也是如化的。『小品般若經』說一切法如幻如夢：「我說涅槃亦如幻如夢。……設復有法過於涅槃，我亦說如幻如夢」(39.002)。一切法性空，一切法如幻，是般若法門的究竟說。

大乘法中，如對一切有為（生滅）法，說無為自性，無為自性與有為法異，那也是為新學者所作的不了義說。如『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』卷一〇（大正八·二九二中）說：

「云何有為諸法相？……云何名無為諸法相？若法無生無滅，無住無異，無垢無淨，無增無減，諸法自性。云何名諸法自性？諸法無所有性，是諸法自性，是名無為諸法相」。

這段經文，分別有為法相[性]與無為法相[性]，無為法性就是諸法自性。有為法外別立的諸法自性，不生不滅，不垢不淨，不增不減，與『入中論』所立的勝義自性相當(39.003)。『大智度論』卷五九解說（大正二五·四八〇下）為：

「有為善法是行處，無為法是依止處，餘無記、不善法，以捨離故不說；此是新發意菩薩所學。若得般若波羅蜜方便力，應無生忍，則不愛行法，不憎捨法；不離有為法而有無為法，是故不依止涅槃（無為、諸法自性）」。

（四） 總結：依二諦說法，說此說彼；其實，即有為為無為，即生死為涅槃，即緣起為空性（無自性的如幻緣起，即是空性，即是假名）

佛為引導眾生，依二諦說法，說此說彼——生死與涅槃，有為與無為，緣起與空性。

其實，即有為為無為，即生死為涅槃，即緣起為空性。『中論』所說，只此無自性的如幻緣起，即是空性，即是假名，為般若法門的究竟說。